



# 优雅的碎步

——读卞荣中《碎步集》

□ 周游

翻开卞荣中散文集《碎步集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),洋洋洒洒70多篇文章,虽以“家人闲坐”“军旅于此”“乡人旧事”“动而思静”四辑名称予以区分,但其核心,始终难逃一个主题,那就是亲情和乡愁。卞荣中拥有一颗赤子之心,把生活中最美好的亲情和乡愁,视作他文学、生活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滋养。

《碎步集》富有“人情味”。老卞虽轻描淡写“家人闲坐”的军事、从戎后的“人事”,还有“乡人旧事”,却是活生生的,可亲可感,这些人和事好像就出现在我们身边。譬如《母亲的叮咛》《岳父是父》《哥们》《何阿姨》《张爹爹》《女兵》等篇章,通过细腻的笔触,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、亲情、友情和对故乡的魂牵梦绕,就像隔壁邻居在和我们拉家常,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他那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模样,“除了邻里之间的笑谈以外,就是告诉你一些‘真骨子’的情况”(《相邻而居》)。老卞素具悲悯的艺术情怀。在他看来,众生平等,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,尤其是异乡人。“异乡人是漂进陌生河流里的一叶小舟,不谙水性,但仍需航行。我曾经三度离开故土,独自在异乡漂泊了十八年。或许是因为自己饱尝过独在异乡的滋味,我对身边的异乡人多了些关注。”(《异

乡人》)

《碎步集》散发“烟火味”。老卞笔下没有所谓的重大题材,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,他就写他熟悉的故土、亲人、往事。他将亲情、故园与时代结合,写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,是作者心灵的感悟和表达,能够抵达人性的深处,能够抵达生活的深处,触及到人性的本真,触及到生活的真实,尤其“家人闲坐”那一辑。老卞写作忌于晦暗与模糊,故一切都表为清晰、清爽,不藻饰,不用典,不设障碍,即便偶有奇思妙想,也蔼然可亲可近。他所写的多为日常琐事,譬如食事、酒事、烟事、茶事,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,满纸尽是烟火味,很是吊人胃口。

《碎步集》蕴含“哲理味”。老卞的文章大都是“动而思静”产物,从中反映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态度。老卞出生在一个父严母慈的家庭,辍过猪草,采过桑叶,还捡过知了壳,穿过两个兜的国防绿,如愿考上军校,自然摇身一变四兜军官。在直线加方块的军营,他开始思考:“生命对于军人,仿佛只是使命和意志的载体。为了使命的实现和意志的体现,军人是可以抛弃一切乃至生命的。所以他们需要刚,需要硬,需要勇,需要超越和强大,需要以另一种方式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打赌倒

成了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合理存在。”(《打赌》)关于安静,老卞写道:“安静,让安静的女人投射出一股神奇而含蓄的力量,如禅,能让男人们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淡定而不浮躁。安静的女人只是用一种态度和情绪去影响男人。而影响男人并非她们的本意,男人们却被吸引着去阅读她们,并且因为难以知晓究竟而又不遗余力地阅读。”诚如姜夔敏指出:“这些表述中的女人可能只是一个喻体,真正所表现的哲学境界是写作者打开心门一般的深思,这让生活成了表达,让经历成为经验,让语言成为思考,有了‘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’的热度、深度与高度。”(《一位军人的侠骨柔情》)

平心而论,老卞散文记人叙事为胜,辑本所选的诸篇大致可见一斑,但这又非老卞的全貌。他“不会跳舞”,但是性情中人,并且“不睡懒觉”,执着地想维护这种特质,因而,他的散文就成了这种性情的展开方式之一。文中谈得很多的是他的嗜好的趣事,譬如读书、品茗、吸烟、喝酒、下棋、撸蛋、游泳、骑行,有雅有俗,既意会于风雅之事,又常试图揭示人生的真谛,绝无杂沓的矫情,而是真诚的愿望。有时写到细处,兴味悄然而且浓郁,有时情思婉转如柔肠,有时意绪缱绻得似在空中展翅飞翔,而总体上又味于禅、衷于趣,以至清旷豁达。老卞文字简洁纯真,不见些许绮丽繁华,叙事从容不迫,更不横鹜乖张令人惊诧于优游无心之中,暗喜于声色容仪之外。故读其文,虽短,常不见其短,长则又不见其长。

《碎步集》是卞荣中退休后第一本散文集。可以说,他退出官场终于以其优雅的“碎步”跻身文坛,祝愿他今后昂首阔步走起来!

# 荣声期的快乐

□ 姚正安

荣声期(一说荣启期)是春秋时期的隐士。关于他的行迹,史上记载甚少。《孔子家语》记录了一则荣声期与孔子交谈的故事,或许正是这次孔荣之遇见,使荣声期名留千古。

故事不长,文字也很简朴晓畅,不妨抄录于下:

孔子游于泰山,见荣声期行乎郕之野,鹿裘带索,鼓琴而歌。

孔子问曰:“先生所以为乐者,何也?”

期对曰:“吾乐甚多,而至者三:天生万物,唯人为贵,吾既得为人,是一乐也;男女之别,男尊女卑,故人以男为贵,吾得为男,是二乐也;人生有不见日月,不免襁褓者,吾得以行年九十五矣,是三乐也。贫者,士之常;死者,人之终。处常得终,当何忧哉?”

孔子曰:“善哉!能自宽者也。”(《孔子家语·六本第十五》)

简要复述一下:

一天,孔子游历泰山,在郕国(古国名)郊外遇见了荣声期。荣声期穿着粗劣的衣服,腰间系着绳子,弹着琴唱着歌,显得十分快乐而满足。

孔子有些不解地问:“先生您这么快乐,是为什么呢?”

荣声期回答说:“我的快乐很多,最快乐的事情有三件:天生万物,唯有人最尊贵,我既然能成人,是第一件快乐的事;人有男女之别,男尊女卑,人们以男子为尊贵,我既然成为男人,是第二件快乐的事;人有没出生就死在母腹中的,还有在襁褓中就死亡的,我现在已活到九十五岁,这是第三件快乐的事。贫困是士人的常态,死亡是人的最终结局。处于常态以终天年,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?”

孔子听了不禁感叹:“好啊!荣声期是一位能够自我宽慰的人。”

用通常眼光看,荣声期所说的快乐,至少有两件是不值一提的:一是为人,二是为男(有人说,荣声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落后,这是用现代观念衡量古人。他生活在那个时代,就一定有时代的烙印,人不能拽着头发向上)。茫茫人海,非女即男,又有几人因此而快乐呢?在人均寿命三十左右的春秋时代,荣声期能活到九十五岁,且能鼓琴而歌,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但年老也有年老的痛苦。然而,荣声期一无所苦,且说“吾乐甚多”。

这个故事,我反复读了多遍。我感到荣声期所说的快乐,不是外在的,而是内在的,是从自身出发的。为人也好,为男也罢,抑或九十五岁,都是自然而然的,不涉一丝身外之物。

拿荣声期的快乐观衡量当下,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快乐的,可是,大千世界说难诉苦者多多。

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国企退休人员,每月退休金七千有余,老伴收入也挺高,一儿一女发展得更好。可是,这位老者常常唉声叹气,说自己因为没有争取,未能获得高级职称,所以每月比同龄的同事少拿了千把块。我听了直觉好笑,劝道:您在这座小城收入算高的了,再多的钱给您,花得完吗?他却说,不是钱多钱少的事,而是心里不舒坦。你看,这不是自找不自在吗?时过境迁,为什么要与别人比呢,你自己觉得快乐不就成了!荣声期身边未必没有富豪、没有锦衣玉食者,但人家不比,穿得破破烂烂,而乐在其中。

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究,《孔子家语》中记下这个故事,不过是借此表明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本观、听天由命的生死观和知足常乐、安贫乐道的快乐观。

也可以说,荣声期的快乐观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发展。无论是孔子的“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”,还是颜回的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”,都能看到荣声期的影子。

英国哲学家伯特兰·罗素说:“满足现状的人比那些总是幻想的人要幸福,因为他们用积极型情感战胜了消极型情感。”罗素还曾转述《四福音书》里的一句话来说明幸福:“别总去想你缺什么,多想想你有什么。”

罗素的话好似对荣声期快乐观的解说和阐述。想想荣声期的快乐,我们每个人没有理由不快乐!

不可忽视的是,孔子对荣声期“三乐”的点赞是非常经典的,不仅是对荣声期人生态度的肯定,也不失为世人的人生指南——“善哉!能自宽者也。”人是需要常常自宽的。

# 植树时节思恩荣

□ 温元祥

地林保存率达95%以上。正是靠这股拼劲,张轩乡千亩荡滩人工造林十年左右,垛田树木成林。原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曾来这里考察,对此赞不绝口,他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好多张池杉林图片。1992年5月,我国著名林业专家、教授江泽慧带领19个国家和地区近百名专家学者来张轩和马棚考察,对滩涂造林和林农复合经营进行学术研讨。1992年3月,张轩乡林场还被当时的国家林业部授予“全国乡村林业全面质量管理奖”。

日前我回张轩老家,找到一本早已泛黄的四十年前的笔记本,1983年9月10日的记录让我触景生情。这天,陈恩荣书记在张轩乡乡级干部和村支部书记及部门负责人会议上,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说:“根据县委研究,我工作调动到马棚乡。我跟同志们一起战斗六年了。六年来,做了一些应尽的工作,缺点也有不少。现在要与同志们分别了,请大家给我送点礼物,就是提出批评。同时,希望同志们要维护现任乡党委领导,加强团结。还要拜托大家,把荡滩树林造好、护好……”恩荣书记说这些话时有些哽咽。

《高邮经济开发区志·人物篇》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陈恩荣的文字记载:“1983年10月—1986年6月任马棚乡党委书记。他在担任马棚乡党委书记期间,针对乡情,1984年组织荡滩开发,亲自参与现场考察,制定开发方案。两年中,共改造荡滩1200亩、挖土100多万方,栽植水杉、池杉15万株,为建设旅游胜地东湖湿地公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,也给马棚乡林业经济、渔业经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他由于长期劳累,身患重病,医治无效,于1989年4月病逝,享年54岁。为了不忘陈恩荣书记执政为民、滩涂开发的业绩,马棚老百姓自发投资在林场建造一座‘恩荣亭’。”该志在《旅游景点》一节中,又专门有一段描述千亩池杉林的文字:“1984年开发的唐家荡池杉林现为度假区标志性景点,荡滩上开沟堆土,积差成行,人工栽植池杉树,成片面积约1200亩,约15万株,树高约20米左右,大的直径50公分。置身池杉林,就如进入大氧吧,空气清新、沁人肺腑。池杉林四季景色美不胜收。春季嫩芽新出,春意盎然;夏季苍翠欲滴,绿树成荫;秋季红叶遍地,秋色尽染;冬季林海雪原,素裹银装。畅游池杉林,仿佛到仙境。”如今的千亩池杉林已成为江苏省里下河湿地旅游著名景点,恩荣亭已成为送给恩荣书记的一曲林业赞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以张轩烈士命名的原张轩乡是高邮市的锅底洼,易涝易旱,生产落后,农民贫穷。陈恩荣从经济较发达的车逻乡调到张轩乡任党委书记后,头脑中一直思考如何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,带领农民走上幸福的富裕路。他把目光瞄向上千亩的白马荡,这是一片沉睡数百年的滩涂芦苇湿地。他通过走访调研,听取林业专家教授意见,召开党委会和两级干部会议,统一思想认识,最后形成决定,计划分年实施,利用冬闲时间组织劳力对千亩荡滩开发造林。说干就干,当年冬季就组织千人会战,将荡滩挖成隔垛,垛田栽种水杉树苗和耐水的池杉树苗,垛沟放养鱼苗。第一期开发的193亩荡滩造林获得成功,垛田杉木苗成活率达90%,垛沟养鱼也有了收获。这件事不仅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,还引起国内外林业专家的重大关注,对张轩荒滩造林项目进行学术研究,被认为里下河滩涂可以人工造林,15年后将变成绿色银行,这是一条很有希望的绿色致富之路,更是一条美丽乡村的振兴之路。

从此,张轩人对荡滩造林的信心更足了。连续几年组织千人会战,对白马荡分期开发造林。那个年代的张轩人民,寒冬腊月天气吃睡在草荡,硬是靠锹挖肩挑,开沟筑垛,先后营造速生丰产林2566亩,基

深秋,单位组织到高邮珠湖小镇赏芦。我想,到高邮而不去汪曾祺纪念馆,岂不是枉来一趟。如果中国有个文化地图,汪曾祺纪念馆应属标志性地方之一。尤其在我们普通写作爱好者眼里,它更宛若一座文学圣殿。于是,趁游览珠湖小镇后的余闲,我独自坐车奔赴纪念馆。

纪念馆位于高邮市井味道浓郁的老城区,依附汪曾祺故居所在地而建,整体形态远望如同一摞叠放的书本,颇具现代文艺感,典雅厚重的灰色砖墙又与周围古朴的老城区融为一体。

不需事先预约,我在纪念馆入口处按

要求扫码,经工作人员登记后即可参观。由北向南,我依次细细浏览。一个个展陈单元,展示了先生的生平事迹、主要作品及其摘录。其中有不少是先生的手稿,整洁娟秀,从中不难看出他有深厚的书法功底。此时,我的眼前好像出现了先生执笔伏案写作的样子。

纪念馆共两层,有11个展厅之多,按“百年汪老”“汪曾祺的文学世界”“家乡的人和事”等主题分类,资料齐全,美轮美

# 参观汪曾祺纪念馆

□ 吴春华

矣,配得上上一代文学大师的为人和为文,可见其家乡人是用心和花了功夫的,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热忱地爱着本土走出的文学大师。

一圈看下来,粗略了解了先生作为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美食家、诗联书画家和“老头儿”汪曾祺的不同方面和非凡成就,更增加了对文坛一代大家的尊敬和爱戴。

纪念馆内设有不少读书角以及独立的阅读阶梯室和“一汪情深”咖啡馆,供观览人随意阅读和休息,感受文学的魅力。还有个迷你汪曾祺书店,我从未见过那么多汪曾祺的书排列在一起,而且没有封膜,任你打开阅读挑选。我仔细挑选了好久,买到最心仪的三本书,很是满足。

纪念馆是亲民的,正如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。这位文学巨匠以文人雅士的风

范和纯净的文风著称,蜚声海内外,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他却将自己放到很低,低到芸芸众生般的平常,他说:“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。”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我的世界很平常。”他在这种平常中如鱼得水并启迪我们:生活是第一位的,有生活,就可以头头是道,横写竖写都行,没有生活,就会捉襟见肘,或者,瞎编。生活中的他真诚坦然,他在《蒲桥集》自序里说:“我希望把散文写的平淡一点,自然一点,‘家常’一点。”并坦言:“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,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。这些店铺、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,使我闻嗅到一种辛苦、笃实、轻甜、微苦的生活气息。”

纪念馆入口处,是铁凝评价先生的一段话:他就是他自己,一个从容地“东张西望”着,走在自己路上的可爱的老头。这个老头,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寞或热闹的时光,用自己诚实而温馨的文字,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。